

第四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 做 兽

赵亚丹

(社外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2 级)

公元 2000 年 6 月 10 日，安徽省左山县出了件怪事：原本烈日炎炎万里无云的晴空竟飘起雪花来，黄米大小的冰晶在闷热的空气中上下飞舞，折射太阳点点红紫光芒。人们纷纷跑上街，伸脖子往天空里四处打量。忽听“咣”的一声，众人皆惊，以为谁家液化气罐回火爆炸，便屏气凝神兴奋万分地竖起耳朵，静待接下来家庭妇女哭爹喊娘。但半个钟头已过，并无哭喊声，加之空中流霰已消，顿觉无聊，众人渐渐散去。

这巨响说来着实令人惊奇，是天上一直径足有 30 厘米的特大冰雹砸在县政府的自动伸缩门上，将笔直的镍铝合金钢栅砸成面条状且火星四溅，吓得看门老头把屎屙在了裤头里，县政府院内恶臭逼人，老头因此丢掉饭碗。

怪事刚完，坏事就到，左山县及其近郊从此大旱，直到 8 月中旬，滴水未降。田里野草与庄稼一起命丧黄泉。土地龟裂，缝里好似能涌出油来。

孙县长抓耳挠腮，上级强要抗旱成果。为表共产党员之责，为尽人民公仆之义，孙县长亲临旱地挥锹举镐大搞水利战役。第二天回来，人黑了一点但精神更加矍铄，径直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视机——里面正显示他挥汗如雨的画面。

“这就好了，”孙县长说，“小张，有了这新闻，我就可以去市里汇报情况了。”

我说：“对，对。您这叫先打宣传战。有了它，咱们底气就足了。”

我倒杯茶奉上，他推开，说这么热天喝热茶，你是不想活了。我急倒掉，换冰镇啤酒，他一饮而尽。放下杯子，说：“我明天就去市里，三天后回来。你把那篇要在县水利工作会议上读的稿子写出来，我回来用。”

我不敢怠慢，他走后第二天便提笔写来。开头道：“各位同志们：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我们这里发生，农民若处水火之中。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搞好水利！中国共产党要与时俱进，排除万难，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泉哪得清如许？而今水利数第一！对我们而言，水利工作就是数字‘1’，其它工作都是‘0’。只要有了‘1’，那么后面加一个‘0’就是‘10’，两个就是‘100’；如果没有‘1’，干再多，加再多，也还是个‘0’……”不错，我想，我虽然高中还没毕业，但当个县长助理，写写这狗屁文章还绰绰有余嘛。正自鸣得意之时，一老者来到县政府大门前。

是传达室老刘打电话告诉我的。我皱一下眉头，冲电话吼道：“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接待员！”但老刘语调凄楚，有悲天悯人态。我听他说着，得知老头来自双江村，便走下楼。

老头并非一人，一少女与其同跪于伸缩门前。酷暑难耐，老头竟身穿黑色油亮的棉衣裤。花白须发脏腻不堪。胸前挂一四方牌，上书一“冤”字，粗笔浓墨，但将“兔”部写做“免”。那女子年龄约不过二十，俨然夏装，可灰花暗粉，土气十足。她的脑袋正对着被冰雹砸弯的钢栅。

走近刚欲开口，忽见那女孩隔着钢栅正盯着我，摄魂勾魄，妖

气丛生。我心一震，目光赶快转向别处，暗自惊道：莫非双江女子都这般妖艳？但我堂堂县长助理岂能怕她。于是调转目光与之相接。

这一接非同小可，我看到她俊俏的鹅蛋脸的下巴左侧有颗小痣；这颗小痣意义非常，让我想起了李艳红。

这已经是 24 小时内我第二次想到她。第一次是昨天夜里，我在“云雾山庄”洗完桑拿便点一双江村来的三陪小姐同乐。她孟浪得很，把我摁在床上，咣咣地干，边干边喊。她的奶子像两只大肥兔子上窜下跳。干完后就躺在床边朝我笑，浑身都浪出骚来，很好。

我每次去“云雾山庄”都要三陪，但只与双江村来的漂亮妞耍戏。我是怀着仇恨与敬佩的心情与她们同乐的，因为一看到她们哧哧地笑，我就想起了李艳红和张承钢的故事。

我努力不想这不该想的故事，目光锁定在县政府门前下跪的二人身上。

“青天大老爷！”老头突然一咧嘴，拖长腔哭喊道，“俺冤啊！俺孩儿她娘冤啊！”

我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忙说：“老人家，你有何冤屈尽管说来。”话一出口，觉得不对，怎么用起戏文里的词儿。

“她娘，”老头指着跪在一旁的女孩说，“孩儿她娘冤啊！”

我说：“怎么冤了？”

“冤啊！”老人口水流下来，胸前溷湿一片。

“她娘怎么冤了？”我压住火气问。

“冤啊！”

我转身欲走，老人扑通趴在地上，抱住我的腿，“冤……我的青天大老爷……”喊完欲做抽疯态。我吼道：“你别在这放赖！这是县政府，知道吗！？你有冤，你倒说啊！你不说，就抽疯抽死吧！”

老头听了，止住哭声，重新跪好，然后让那孩子磕头。女孩“咚”的一下磕在水泥地面上，额头渗出血来。我大惊，有些不知所措。

“恩人啊……”老头抽着鼻子说，“俺要告俺们乡派出所长！”

“告所长？”

“对！他把俺老伴抓走了！无故抓人，还诬陷她练法轮功！”

“练法轮功？”

“嗯那！她没练，她只会烧火做饭生孩子，连法轮功是啥都不晓得。那王八所长竟说她勾引法轮功头目李洪志！”

现在国家正严打法轮功，见一个逮一个，遇一对拿一双，公安局成了法院，进局子就等于进监狱。宁可错抓一千，不会放过一个——这是县公安局头头在治安联防会议上表的态，县长点头赞许。我区区助理能有多大能耐？再说，告人应去法院，来县政府干什么？足见此翁彼女非呆即傻愚昧至极。

我说：“老人家你快起来，我不是管事儿的。你要告人去法院呀！你不认识路，我叫人领你去。”

老头说：“俺刚从法院那过来，他们让俺到这来。”

我一听，气从中来，法院这几年口气逐渐强硬，到如今也敢把屎球子往别人身上扔了。实在无法，便将二人引入接待室坐下，他口说我笔录。

老头说：“闺女，你先出去。”那女孩低眉顺眼出门。

我说：“她留下才好，她也应知道些情况嘛。”

“她懂个蛋。”

“好吧，你说吧。不过我事先声明，你到我们县政府来只能算上访，不算打官司。打官司有法官，上访只能靠县长，他还没回来，等他回来后才能办理。你说完就得走。”

“好的，”老头说，“俺说了？”

“说吧。”

“是这么回事，他公报私仇！去年年底，快过年了，俺闺女来城买年货，回村路上碰到王八所长……”

“说真名！”

“……王所长的龟儿子。那小王八崽子耍流氓，从裤裆里掏出那根黑驴××叫俺闺女看……俺闺女吓散了魂儿，懵懵混混地跑回家，从此成了哑巴……”老头淌出两行浊泪，与口水一起将花胡子粘得一缕一缕的。

我听着，不觉中竟尘根勃起，忙转移注意力问道：“后来呢？”

“后来俺拿根扁担，在村东头的录像厅里找到那小崽子把他脑袋给开了……俺闺女是黄花闺女哟……还没出嫁啊……”

老人抽搭地哭出声，像个孩子。

“别哭了！”我有些不耐烦，“打人犯法，知道吗？后来呢？”

“王八所长自知理亏，也没把俺怎地……但他记仇了，他趁打法轮功之际把俺老伴抓去，说是要蹲三年大狱……天啊！我可怎么活啊……”

我说：“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老婆如果和法轮功一点儿关系没有，他凭什么抓人？”

“是这么回事儿……”老头突然停住。

“快说！我还有事，没功夫跟你瞎磨。”

老头咽一口唾沫，说：“是这么回事，俺大腿根挨着卵蛋子旁有一颗红痣，打下生就有。俺老伴生性活络，平时就叫俺‘里红痣’，就是里面长了颗红痣的意思……当时俺老伴学电视里的娘们儿放浪，对俺说：“‘里红痣’，俺稀罕你！”不知怎地被人听见，告到所里，将她捉去……”

我强忍未笑。音谐得太巧了，我想。便说：“好了，你先回去，

我会上报县长。”

“俺不回村！俺非要讨个说法。俺明天还来。俺一天来一趟！”

“来一百次也没用！再来，我可就不招待你了，你就在一边‘歇着’吧！”

我拉老头出来。一抬头，与那女孩目光正对，吓得我又“顾左右而观它”。怪了！怎么一见她就想起李艳红？将二人推出大门后，回办公室坐定，头脑极乱。他俩与李艳红、张承钢一样来自双江村，身份虽不同，但也令人颇感世事轮回，造物弄人。心烦意乱之际，不觉回忆起十来年前那件荒诞且悲壮的故事来。

1991年4月21日，即李艳红陪第一个客人睡觉后的第二天，她被张承钢一个巴掌掴掉两颗牙齿昏死在“云雾山庄”侧的臭水沟旁。

这巴掌打得好，醒过来的李艳红躺在床上冷笑，她很高兴借助这一巴掌的力量将她与张承钢的关系一笔勾销，谁也不欠谁。本来就不歉谁的，李艳红心想，细掰扯起来，他还欠我的，我第一次是跟他睡了。

我可以没你，但不能没钱——这是李艳红跟张承钢说的最后一句话。很对，有他那个穷小子顶屁用？他在工地筛沙子挣的那点儿钱还不够养活自己，能给我吗？他对我有好处吗？——李艳红不止一次问自己，最后都是一个答案：没有。我跟大老板睡一把少说一百块，而在双江村的老家，娘没日没夜土里刨食吃一年才四百多元，加上各种费，什么修路费、电费、水费、种子费、化肥费……一年纯利也就三百块，我一晚上就有了！

李艳红和张承钢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批打工仔。到左山县城后，李艳红进酒店做服务生，张承钢去工地筛沙子。

名为服务生，实为三陪。张承钢很担心自己的恋人出什么差子，

但无可奈何。农村姑娘进城做三陪算是好的，若无手艺，只能沿街乞食。

不过李艳红并非等闲之辈。其他农村来的小姐个个士气十足，生着副大黑脸蛋子却硬往上抹厚厚的白粉，弄得像做了层面膜。并且陪客喝酒时扭扭捏捏，这不让摸，那不许碰。这怎么行？不摸不碰，要你做陪干什么？李艳红大方得很，客人遇她尽可如愿，加上天生丽质，将那妖艳衣装一穿，顿时蓬荜生辉。

酒店老板很满意招到了如此有素质的员工，有意开发她的“潜力”。一日，叫将跟前，说：“艳红，你想挣更多的钱吗？”

“当然想！”李艳红说。

“那你‘那个’怎么样？”

“行！”

老板吃一惊，原以为她会怒目以视，谁知竟如此痛快，有些不信，问：“是‘那个’……”

“不就是和人睡觉吗？没问题，只要钱跟上！”

李艳红也真够不要脸的，我想，不过以她的性格加上脸蛋儿在旧社会肯定能当个“名妓”，比如赛金花什么的。活该她生在现在，后来被打死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定神呼吸，继续写稿子。

下班前我将稿子写完又改一遍，然后交给打字员。我骑着三菱摩托回家的路上，琢磨怎么对老婆交待昨夜去向。再三思量，决定就说为孙县长去市里钱行，到吉利大酒家狂喝一晚。醒后忙于工作才此时回家。理由很荒唐，但我那傻婆娘会信的。

那婆娘果然铁青着脸喝问蹲在门口换鞋的我昨晚是不是与别的娘们儿上床。我说，没有，我的好太太，怎么会呢？便把编好的话复述一遍。她听后眉开眼笑，从厨房端来一盆，置于地上，说，

吃吧！晚饭。

我探头观瞧——是一盆大便！顿觉地转天旋，暗自哭道：操蛋！又犯病了！

我转身去厨房拿双筷子，说，好太太，你辛苦了，快回房歇息，我独自享用美餐。婆娘听后又回卧室，行走间回头道：“你快吃啊！一会儿我要你！”

见她回房，我将秽物端入卫生间，不敢倒掉以防她听见挥刀砍来。我拨手机传精神病院救护车来。

医生全副武装，妻子鬼哭狼嚎。我不忍此景，回屋慢慢坐下。一医生进屋说：“张秘书，我们先把她带走，您三天后可以去医院看她。您放心吧。”

我说：“好的。”

医生出去。救护车打着呼哨离开。

张承钢看着两颗带血的牙齿从李艳红嘴里飞出，在空中打着旋儿落进排水沟中，感到右手隐隐地痛。他愤怒至极，因为原本是他“私人财产”的李艳红现在变成“公共财产”，他因“所有权”流失造成利益上的损害和精神上的贬低而疯狂。现在若四周无人，张承钢想，我马上把这婊子奸了！我第一次没玩儿够，刚上就泄了，她事后还妈的哭哭啼啼的！

闻“云雾山庄”有人惊叫艳红挨打，见出来几个彪形大汉，张承钢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工地的窝棚里。汗流满面，气喘吁吁。他忍不住弯腰大口呼吸。突然，泪水涌出，与汗液混在一起，噼噼啪啪滴落，淋漓在黄泥地上像狗吡尿。

“艳红！”他一咧嘴哭出声来，“你为啥不要我了……”

张承钢至今也无法忘记那个四月春花浪漫时节，槐树花香气迷人，红白花瓣缤纷飞舞。李艳红躺在槐树林里，赤裸全身，朝他招



手。张承钢挺着家伙，雄赳赳立在她面前。三年热恋终有结果，他想，不过我们是纯洁的，我们因为爱而纯洁。

“屁！”张承钢抹一把汗泪，在空无一人的工棚里吼道，“全她妈假的！她勾引我，然后又勾引其他男人，只是为了钱！”

张承钢大彻大悟，从此放浪形骸，加入盗窃团伙，混迹于城街巷陌之间。因他处事活络，反映敏捷，手段毒辣，不久遂有一席之地，被“业内人士”尊称为“钢哥”。

屡次得手，钢哥腰包渐鼓。可惜欲火难灭，欲壑难填，每日舞厅、妓院、摇头丸，开销不少。加之他想有机会在李艳红面前摆阔，最好花钱买她一宿以灭其气焰，钢哥将手伸向豪富之家，意欲一劳永逸。

一日深夜，钢哥从天窗潜入城郊一豪华别墅。行窃完毕欲归时，忽见里屋内侧卧室熟睡一少女，遂起歹念。来到床前，黑暗中隐约见其面容果然娇好，欲火上亢，但不知如何下手才能不被他人知晓。百爪挠心之际，那女孩一睁眼，将钢哥魂差点吓散，腿一软坐在地上，心里叫苦道：完了！想跑。谁知那女子竟微微一笑搂将过来。钢哥大喜，解衣宽带脱个精光。正欲发展，忽四壁骤亮，有人怒喝：“什么人？”钢哥顿时阳痿。

早上起来，倍觉神清气爽，昨天因婆娘被遣精神病院而导致灰暗心境一扫而光。洗漱毕，便骑摩托上班。

离县政府不远时，见那父女二人又在门前跪候，还是昨天的位置、样子，心里咯噔一下，便决心径直闯过去不理他们。车从身边经过，他们看见我。老头大喊：“青天大老爷，县长回来没？”我不答话，停好车，上楼进办公室坐下。

你们跪着吧！我想，中国农民太愚昧，怪不得穷！虽然我以前也是农民，还好现在不是了。想毕，开始处理送上来的文件，无非

是某某乡抗旱成绩显著啦，又挖了几条水渠啦什么的。

中午近 12 点，完成一天工作。我起身舒展筋骨，透过窗子见父女二人竟还跪在那里！太阳火热毒辣，老人早已萎靡不振，女孩也焦渴难耐。老刘在一旁的门亭里悠哉看报。我心一软，打电话给老刘让他送水。老刘送去。不喝。

我下楼引二人进接待室。女儿搀着父亲颤颤巍巍。我说，大爷，您这是何苦？县长回来我自会通报。说罢递上两杯水。

父女将水喝干。老人说，那王八所长就是欺负俺没钱伺候他。要是给他几千，早就放人了。说完便哽咽起来，女孩也呜呜地哭。

我说，这事儿我也无能为力。这样吧，以后你们再来就不要跪在门口了，影响多不好，进来等吧。我说着话，眼睛扫了一下女孩下巴上的黑痣。

将二人留在接待室，我快步走出。我闻不得老人身上臭烘烘的气味。在这气味中，那女孩下巴上的黑痣竟飞落下来，越变越大，像个黑面馒头在我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惊肉跳。

若要品说李艳红身上哪里最迷人，不同嫖客定有不同看法。有的说她的奶子最好，又挺又软又甜，像两个插枣饽饽；有的说屁股最妙，大而不坠，翘而不尖，像两个气球？足球？篮球？说不清。说不清又觉得好，这就是妙处所在。其实李艳红身上最有特色的应数嘴角的那颗痣，一笑一颦，风味独具。这颗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李艳红在左山县城火得一塌糊涂。凡是有钱的主没有不知道她的，想和她睡觉的色狼排成排，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市井小贩，有钱者上无钱者下，绝对价格机制调节。

对于纸迷金醉的生活，李艳红感到很快乐，这是她从小梦想的活法。虽然有时也会觉得空虚，想起张承钢，忆起在双江村时单纯明朗的生活，但这是转瞬即逝的，很快，李艳红便会从消极的状态

中走出，去迎接新一轮金钱和肉欲的满足。

李艳红的金钱使她双江村的家境大为改善，三弟由此可以入学，二妹缘之觅得婆家，原本瘫在炕上的父亲因而能半坐起来，母亲也可松一口气免得终日劳苦不得安闲了。

我一举而五得，值了，李艳红想。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李艳红如今腾达，更要衣锦还乡。1993年1月，李艳红请假回到双江村与家人团聚欲享春节。

乡下人对有钱人很是尊敬，尽管李艳红在城里干的活不太光彩，村里长舌妇聒噪之时也颇为不屑，但骨子里是敬佩的，羡慕的，甚至是嫉妒的。

李艳红对此了然不顾，听说了不恼，知道了不气，充分发扬平易近人风格，与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打成一片。有多位“黄花闺女”羞答答地向她打听城里奇闻，“山庄”轶事，意欲与她一起进城同享荣华。李艳红对此只是摇头叹气，不置可否。乡下姑娘们于是个个长嗟短叹，苦己面貌丑陋。

一日，李艳红从村西周寡妇家扯老婆舌回来，经过李大爷家，听到屋里李大娘哭爹喊妈。院子里站了几个人。李艳红定睛观看：村长康仁富的儿子“康鬼子”和两个派出所的治安联防员正架着李大爷往外拖。康鬼子边拖边骂道：“妈巴子的，不拿提留款就拘留你狗日的！”李大爷奋力挣扎，怎奈年老体迈不是对手。李大娘坐在地上捶腿大哭。

李大爷老俩口无儿无女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甚是可怜。如今想必是所剩无几交不得提留款了。交不够也不能抓人阿！李艳红气愤至极想上前评理。往前走了两步，转念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乱管闲事不好。便回家了。

家中三弟正帮着娘烧火做饭，二妹在东屋照镜子。自从与王家

沟村养猪专业户李三楞子订婚后，二妹乐得什么似的，整天照镜子梳妆打扮。气得娘大骂：养闺女还不如养条看门狗！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见大姐回来，二妹赶快迎上。李艳红现在是全家的核心，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二妹说：“姐，你回来了？”

“嗯。”

“姐，你吃桔子！”

“不吃。”

“姐，你咋不高兴？”

“没什么……我刚看到康鬼子带人正挨家收提留款。”

“嘿，就这事儿？”二妹不屑地说，“你放心吧，咱家各种费、税什么的早交完了。上个月那个什么‘改造费’还是我去村委会交的。”

“咱村一年每户得交多少？”

“咱家反正今年成人劳力算我和娘，一共交了二百零六元三角四分。不多。”

李艳红瞅了眼妹妹没说话。

放在咱家是不多，李艳红寻思着，可别人家，尤其是那些没有壮劳力在外打工的乡亲日子就难过了。左山县本就是安徽省的贫困县，而双江村又是这贫困县中的贫困村。村内盐碱土遍地，人均年收入不足四百元，而上边派下来的各种负担加起来人均竟一百多元！怪不得今年眼看春节临近，村里却没有一点儿喜庆劲，原来都在为钱发愁。乡亲们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不够的，村里和派出所穿一条裤子，不给就拘留你！

“可真他妈的够黑的！”李艳红骂道。

二妹吓了一跳，以为在骂她，忙说：“没错呀！是那么多，我可没多拿！”

“我没骂你。我骂他娘的村委会呢！”

二妹听后，释然，说：“是多了点儿，可全村都一样啊。”

“他们要你就给？！他们算个鸡巴毛！”

二妹哑然，显出很委屈的样子。

“没你的事啦！”李艳红摸摸二妹的头说，“去帮娘做饭去吧！我自己待会儿。”

二妹出去。李艳红心烦意乱。这点儿钱对我算不得什么，她想，可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自己辛苦赚的钱白白给他们！乡亲们活不过去也不关我的事儿，我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谁让他们以前瞧不起我！而今天我比你们都有钱，都强！但话又说回来了，我和乡亲们都是受害者，都像尾巴上拴了鞭炮的赖皮狗一样被康仁富及其党羽玩得团团转！他妈的！老娘差啥？！我不服！别人已经对我另眼相看了，你康仁富想骑在老娘身上拉屎还不够级别！你等着吧！

一项“伟大”的计划在李艳红头脑中形成。

在这之前，李艳红知道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其中的政策也略知一二，明白现在村里干部的做法与其政策相悖。于是，她花了近一个星期搜集中央各类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报告，然后连夜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到各家各户宣讲。李艳红高中文化水平，做到这一点足够了。

开始，大家都以为她疯了，敢跟干部对着干，料必是不想活了；再说，自家又不拮据，何苦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娘也为她提心吊胆。只有上小学的弟弟和待嫁的妹妹拍手叫好称她是女中豪杰。村民们最敬重见过世面的人，加上是为自己说话，渐渐群情激愤。

“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李艳红站在李大爷家屋子中央，挥舞着胳膊激动地说。周围挤满人。白炽灯在人影的压抑下惴惴不安地发着昏黄的光。村民们有的张着嘴，有的侧着耳，认真听。

“国家的规定很明白，”她咽口唾沫，继续说，“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而村里从我们这儿收的大大超过此数，超出五倍还多！他们拿了我们的血汗钱揣入自己的腰包！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我一觉醒来看表大呼不好，惊得粘在一旁搂着我的小姐差点儿滚落床下。我急忙穿衣提裤。小姐嗔怪说，还早，还没玩儿够呢！我说，玩儿你妈个逼！误了我的大事我灭了你！小姐裸起立前，说，拿钱来，一百五。我一听，大怒，扬手一巴掌将她掀倒在地，“你他妈有眼无珠！不认识你大爷！没有我，你们这‘云雾山庄’哪里能‘复活’？你们全得饿死！去问问你主子，我来这里，他何时敢收一毛钱！”骂毕，推门而去。

我之所以急，是因为孙县长今天要回来。说定早上八点在火车站接人而今已十点四十！我边疯骑摩托，边暗悔昨晚贪杯恋床，恨那狐狸精迷人心窍。

驰入县政府，停车上楼。见孙县长端坐于办公桌前，态度安详，心中安定许多。走上前欲辩解几句，县长示意停住，用熬夜车造成的红肿眼睛——他去市里时坚持不坐专车，坐火车，而且是硬板不睡卧铺——打量着我。我心里直发毛。

“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孙县长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如何是好。

“你也不容易啊！”他长叹道，“你太太……”

我一听，大喜，忙说：“不要紧，不要紧。老毛病，过几天就

好了。不会耽误工作。”

孙县长开始低头看文件。瞧他样子，我明白这次市里之行定十分成功，便释然下去工作了。

不一会儿，县长叫我，说：“下午的全县水利会议准备好没有？”

我说：“完全准备好。一点半开始。这是您的发言稿。”

中午，各乡长纷纷到来。我陪他们吃顿饭，喝点酒，然后互通往来增进感情。一点十分左右，我领一行人向会议室走去。

经过县政府大门时，我差点背过气去——那老头与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竟又跪在那儿！老头这回换了个姿势，将原本挂在胸前的“冤”字牌高高举于头顶。

各乡长看看老头又看看我，纷纷嘀咕起来。我尴尬至极，怒喝：“你们是什么人！？”

老头惊道：“你不认识俺了吗？你昨天还跟俺说过话哩！俺们是双江村儿的呀！”

众人便将目光注视在双江村所在的纪王场乡乡长王亚民身上。王脸上有些挂不住，走上前，问道：“老人家，这是……”

“告状！”

“告……”

“他知道！”老头指着我说，“俺都对他叨咕了！不讨个说法俺决不回去！”

“不回去”就“进去”！老头和孩子最后被警察带走。当我打手机叫警察来时，老人大哭大闹起来，骂我是白眼狼。我对乡长王亚民说，你们乡人怎么回事？怎么到县里大吵大闹！是你们推脱责任不给解决吗？！县长知道了可不好！王赶紧赔不是，说回去一定弄清楚。我说，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赶紧开会，要晚了！

张承钢认为自己这次死定了，当场被捉，盗窃加强奸——虽然

这女子主动迎合，可谁能证明？！——判个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张承钢脑袋支在地板上成磕头状，同时捂住私处惊恐万分地等待惩罚。想跑是跑不动了，早就腰酥腿软。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没有动静！？张承钢紧闭双目，不知这沉默中蕴含了怎样的仇恨。他捉摸这家主人已经报警，正等待警察到来。

不知所措之际，一中年男人的声音响起：“站起来！”张承钢昏昏沌沌立起，裆间的家伙缩得像只蚕蛹。一整洁男子穿睡衣站于面前，头发花白，估计近六十岁。张承钢觉得耳中所闻与眼前所见的人的年龄颇有差距。

那男子直勾勾盯着张承钢，继而上下打量起来，反倒弄得咱们的钢哥局促不安，不知其妙。

雪亮的荧光灯嗡嗡地微响着，窗外是沉沉暧昧的黑夜。

“跟我来！”男子说。

张承钢裸行与男子来到另一间屋子。男子让他坐下。钢哥坐下。

“你来的很好，我的女婿！”男子诡异地微笑。

钢哥吓一大跳，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哈哈！”男子大笑道，“你来我家偷东西，对吧？”

钢哥点点头。

“你还想强奸我女儿，是吧？”

钢哥点点头。

“凭这些，再凭我，就可以叛你死刑！——你知道我是谁吗！！”言毕，扔过一张报纸。

张承钢痴呆般拿过观看，见头版写道：《左山县县长关注农民问题》。上配县长照片，与眼前人物一模一样。

张承钢双膝一软，跪下梆梆磕头，哭道：“县长饶命，县长恕



罪……”跟拍电影似的。

“哈哈！”县长大笑，“快起来，我的好女婿！你现在是我的女婿了，怎么还给岳父下跪呢？快起来。”

张承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县长说：“本来嘛，我想报警。可转念一琢磨，不行！自家出了这事儿影响不好，何况我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算这些都不考虑，也得考虑考虑我那‘千金大小姐’以后怎么办？……我操你妈的！便宜你了，你小子造孽得富了！——下个月就结婚！”

“你要敢跑，”县长说，“我会叫全中国的警察抓你，除非你跑到外国去！——我想你也不会跑，天大的好事落在你的头上，你还跑？你傻逼呀！我女儿可是金枝玉叶——跟了你小子，呸！吃点儿亏就吃点儿亏吧！”

张承钢偷瞥了一下那女子的房间，见她竟呼呼大睡！

天哪！我这是做梦吗？怎么一切都这么荒诞！他妈的！张承钢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很疼——不是做梦？！我半夜来到一户人家偷东西，又想强奸人家女儿，那娘们儿竟主动投怀送抱！被发现。她爸是县长！她当县长的爸将自己漂亮的女儿嫁给我——一个流氓、小偷，而且我原来根本不认识他！发生了这么大事，那女子竟安然入睡？！——天哪！疯了！不是他们疯，就是我疯，要么就是在做梦……可这又不是梦啊！……

我们可爱的钢哥当场晕了过去……

等张承钢在医院醒过来，他已经做了决定——跟县长的女儿结婚！这么好的事儿谁推辞谁就是傻逼！一个穷小子跟了县长的女儿，让别人嫉妒去吧！让那个婊子李艳红发疯去吧！她到时候肯定后悔，后悔看走了眼，不知道你大爷我潜力无限！我成了县长的女婿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封“云雾山庄”，把那个李艳红抓起来，判

她卖淫罪！到时候她求我时，去你妈的，理都不理！

此后，县长来看过他，告诉他正式结婚之前不要见未婚妻，说是他老家的风俗，倒插门女婿必须遵守——遵守就遵守，张承钢心想，我跟那女子哪有真情在，只是玩玩，我要当的是县长的女婿，不是新郎倌！

新婚夜，张承钢振玉柱，脱衣裤，欲行房事。结果刚爬上床就被妻子一脚踹下，正踢在关键部位。我操！钢哥忍痛心想，自古有女子守活寡，哪有咱爷们儿劈不开的胯！又上，再次被踹。三上而三扑于地。这就是我老婆吗？钢哥欲哭无泪——没错，但这还不够，从此，一直到今天，张承钢都没尝到老婆一点儿荤腥。

“老子我还不稀罕呢！”我躺在“云雾山庄”的包间里，搂着双江村的三陪，突然大叫道。吓得那女子浑身一颤。

“你乱喊什么呢？”女子轻捶一下我的胸口说。

“翻过来！”我命令道，“我要干你！”

女子微笑地咒骂着顺从。我像拉风箱似地来回运动，大喊：“我操你妈，钱守银，你把白痴女儿扔给我！你还打死了李艳红！案发后，你他妈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操你姥姥啊……”

没错，我就是张承钢！现在的张助理就是七年前的张承钢！当年那个娶了前任县长的痴呆女儿的张承钢就是现在天天嫖娼的张助理！很好，我想，我还得感谢我的老丈人呢，是他让我当上了县长助理，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花天酒地的生活。我那个婆娘——去他妈的吧！

今天我本不想来“云雾山庄”，可是“庄主”张老板邀请我，盛情难却便来了。酒席间张老板见我不悦便问何事。我俩关系很“铁”，我于是把双江村老人告派出所长的事说出。

张老板问：“最后怎么处理的？”

我说：“能怎么处理？我叫警察将他们拘去。纪王场王乡长回去仔细调查一番，果真乡派出所办案时不够慎重。不过，那老头的老伴儿的事还是无法解决，那么多人，又不是他一家。再说国家对法轮功查得这么严……”

“对对，”张老板说，“您办得对。那您又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叹口气没说话，继续喝酒。张老板见气氛不起，便叫一女子陪我入睡。

李艳红死在“云雾山庄”里。在这之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几岁的自己这么快就死了，她原以为自己的生命很顽强——遭到那么多臭男人的蹂躏也没怎么样——但没料到，一颗小小的手枪子弹就把她的脑浆子打出来了！

死前半个月，就是在李大爷家鼓动完群众后的第二天，她带领七位村代表找到纪王场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民反映的问题并要求查村里的收入账目。

李坤富认真看了看李艳红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了点儿。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后答复。”

说是两天，足足等了两周。在一次有双江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后，乡党委书记李坤富找到双江村长康仁富询问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康仁富一听，火冒三丈，他强加压抑，说：“书记，咱乡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我也只是随大流啊！”

书记说：“并非我有意刁难，是你们村有人反映！还要查你们的账！”

“好啊！”康仁富冷笑说，“想跟我搞，怕是不想活了！李书记，多谢相告！”

村长康仁富回村当即放出话来：“有人眼气我盖了几间大瓦房，

嫉妒我买了小四轮拖拉机！说要不是我贪污跟本盖不起瓦房，买不得小四轮！要清我的帐，要扒我的房！好！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

双江村民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没王法了？！”

李艳红着实吃了一惊，她没料到村长如此张狂。但李艳红根本没把小小村长放在眼里，她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就一个人带齐材料赶回左山县城，直接找到县政府。她不屑与小乡长瞎磨，准备一步到位。

李艳红认识县政府党委书记的秘书——那家伙是李艳红的常客。他帮助李艳红见到了县长——钱守银，我岳父。

那时我刚跟傻婆娘结婚不久，钱县长因减轻女儿这一块负担，心胸开阔不少，精神爽快不少，听说有人上访，又是书记秘书举荐，便见了李艳红。

这简直是致命的相见！

李艳红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她从前恋人的岳父，她只知道这个坐在宽大的皮椅子里，衣冠楚楚的县长是她从前的客人！

钱县长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个据说是为民请命的女子是他女婿从前的相好，他只知道这个杏眼桃花的妞是曾和他上过床的“鸡”！

李艳红当着县长的面诡异地冷笑，这冷笑中带着一丝嘲讽。她忘不了眼前这位大县长曾经有过的丑态。她的笑有点儿离谱了，让旁边的秘书摸不着头脑。县长挥挥手示意秘书先回避一下，神态很是镇静。

“你来是什么意思？”

李艳红好像没听到他说话。

“听说你要代表你们村民上访？……这好办。”

“上什么访？”李艳红说，“我为什么上访？我来要钱！”

钱县长吓一大跳，忙小声说：“什么钱不钱的？我不已经给过你了吗？……”

“哼！你打发要饭的呢？我当时太嫩，竟没问你是干什么的。你他妈的是第一个睡老娘的，才给了几百？我要知道你是县长……”

钱县长额头渗出点点汗珠。

“两万！”李艳红说，“这对你不多。”

“你别给我在这里放赖！我可不是好惹的！”

“好哇！”李艳红说，“那我就把这事儿说出去，叫全县、全市的人都知道，咱们堂堂左山县长嫖娼！”

“你他妈的别给脸不要脸！”

“哈哈！”李艳红笑得直不起腰来。

钱县长知道她是什么意思，跟一个妓女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如果真把她惹急了，事情闹大就不妙了！先把她稳定下来，慢慢收拾。

“好吧！”钱县长说，“我给你两万。但你以后不许再来找我！”

“一言为定！”

“你明天来拿！”

李艳红兴高采烈回到“云雾山庄”。先把上访的事放一放，她想，先抓主要矛盾！哈哈！

李艳红当晚对“主子”说自己刚从乡下回来，很累，要休息一下。没有“接客”。她躺在床上，兴奋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娘的！太巧了！怎么是他？堂堂县长！我平常看报纸时怎么没注意过他呢？真是失误，严重的失误。白便宜他这么长时间！

朦朦胧胧，迷迷糊糊，快睡着之际，突然，一声尖响刺破黑暗，吓得李艳红冷汗冒出。四下看时，原来是手机在叫。

是母亲放心不下打来询问上访的事。她犹豫一下，说，快了，

马上就给办。然后关机，自己也不知道刚才说了些什么。转又觉得这么唐突挂了母亲的电话不好，便回拨。刚接通，就听见“咣”的一声，只觉得门开了，然后，自己的脑袋被重重撞击一下，不痛，有一点凉快……紧接着，“轰”的巨响……

“……此次扫黄打非工作成效显著，将藏污纳垢的‘云雾山庄’一举端除，共抓获各类三陪、暗娼 30 多人。其中一暗娼拒捕，并用管制刀具威胁我警员生命安全，被当场击毙……”

钱守银县长看着县公安局长的“扫黄打非工作汇报”满意地露出笑容。

我请了一天假，说是看望在精神病院的老婆。我骑摩托慢悠悠往医院走。到一个岔路口，一转弯，去了“云雾山庄”。

见我来了，老板眉开眼笑，说，最近来了一北京妞，十分正点。

此乃我有生首次干北京妞。北京妞好，细皮嫩肉，骚感十足。戏耍完毕，她心满意足，劈着腿躺在床上，乜斜着眼睛说：“你丫够狠！是只种猪！”

“放屁！”我骂道，“你丫是种猪，我丫是种驴！”

2004 年 4 月 28 日